

經義考

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男 昆田

孝經

七

宋氏

濂

孝經新說

一卷

未見

朱氏

升

孝經旁注

一卷

未見

孫氏

贊

孝經集善

一卷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一
未見

宋濂序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注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章而孔安國爲之注後世諸儒各騁己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旣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榷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況鄭玄未嘗有注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注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氣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

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
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僞
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
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
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指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
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
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
爲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
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
目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
君蕢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
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爲之宗蕢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旣精

而又發以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予爲疏歷代所尚之異
同序於篇端贊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

使云

葉氏

贊

孝經衍義

佚

廣信府志葉贊字贊玉貴谿人元末爲月泉書院山長太
祖取婺州被召欲用之以疾辭著孝經衍義

何氏

初

孝經解

一卷

佚

黃虞稷曰初字原明常山人洪武中與修書傳會選後官

開化教諭

孫氏

吾與

孝經注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洪武初吾與爲太常博士命授靜寧侯葉昇孝

經因爲直說以訓之

吳氏

從敬

古文孝經集義

一卷

佚

廣信府志吳從敬貴谿人洪武初以薦授晉府長史

方氏

孝孺

孝經誠俗

一卷

佚

晏氏壁
孝經刊誤

一卷

未見

曹氏端
孝經述解

一卷

未見

端自序略曰性有五常而仁爲首仁統萬善而孝爲先蓋
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
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能孝

劉氏實
孝經集解

一卷

未見

辭氏 定次孝經古今文

二卷

未見

費氏 希冉孝經解

二卷

未見

楊氏 守陳孝經私鈔

八卷

未見

陳氏 選孝經注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左布政

使卒諡恭敏

應氏綱孝經刊誤集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綱字恆道永康人成化中貢士歸德訓導

周氏木考定古今孝經節文文或作次

一卷

未見

朱鴻曰松江周木以漆書韋編時有滅絕錯簡闕文殆或不免於是考古文今文合爲新考定孝經一書不分章第傳釋似亦可觀但以閨門章第內嚴父嚴兄之下擅補猶

君長也四字非闕文之史矣

陸元輔曰周木常熟人成化乙未進士

晏氏鐸增注孝經

一卷

未見

潘氏府孝經正誤

一卷

未見

朱鴻曰上虞潘府疑孝經與中庸文體相類首章孔子極言孝道之大以告曾子其下十二章皆推明首章未盡之旨斷非孔子先自作經又自作傳以釋之也因作孝經正誤效中庸章第其序次亦多牽強

繆泳曰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厯官太常卿

童氏品重定孝經傳注

一卷

未見

王氏守仁孝經大義

一卷

未見

余氏本孝經集注

三卷

存

姓譜本字子華郢人正德辛未進士授翰林編修出爲廣

東提學副使官終南京通政

郎氏瑛訂正孝經

一卷

未見

汪氏宇孝經考誤集解

一卷

未見

朱鴻曰祁門汪宇孝經考誤集解亦效中庸章第次序固爲可觀但其傳皆隨文訓解惟釋字義未悟夫子作經大旨

蔡氏烈孝經定本

一卷

未見

陳氏深孝經解詁

未見

余氏息孝經刊誤說

未見

柯氏遷之考定孝經古文

未見

褚氏相孝經本文說

未見

陳氏曉孝經問對

未見

余氏時英孝經集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景瀄婺源人浙江布政使一龍之父從學於鄒守益

時英自序曰昔者夫子與羣弟子論求仁者不一而足而於論語首篇直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七篇所撰無非仁義要其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大學以孝者所以事君爲治國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爲政在於修身而歸之親親爲人由是而觀則知四書固道德之蘊奧若孝經一書又所以立其本而養正焉者也英自童而習之旣長而益釋其義見其理博而條分言近而旨遠服之靡敢失焉然考其中似猶有增加離析及多參差之語不可以思最後有得於朱文公先生刊誤一書爲之分經分傳及上下諸家傳注互有發明於是始知先儒讀書之精先有得我心於

數十百載之上者輒不自量竟將先儒諸說之已成者蒐而輯之其大綱一宗文公刊誤及余氏本再序章次爲定內之細釋則收諸家傳注略爲櫟括名之曰集義藏之家塾以訓子弟然予每念之往昔事二先人日能盡其歡愛勉加祇慎則推之今日所以接人與物者往往亦由此出而嚴威儼恪一有未除則病根亦種種著見此其源源派派不可誣者今欲卽我所能以達吾之所未能而親已不在矣烏乎痛哉後之爲子弟者其尙體予之意以讀是經則知孝爲百行之首而竭力於因嚴致敬因親致愛二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以盡天經地義之懿篤始終之義以安其親則一孝旣立百行自開庶有以行仁義施於政而達諸天下豈徒爲口耳之習也夫

趙鏜後序曰予童子時初入家塾先君授以孝經一帙俾
塾師授之章句而口誦之時漫不知省也及長稍知問學
取而心惟之始悟是書關涉世教與大學相表裏然大學
自二程表章之後朱子爲之注釋今與諸書並列於學官
不知此書何以獨闕如也蓋嘗沈潛反覆而竊疑之夫聖
人吐辭爲經立言爲訓無枝辭無蔓說今詳經文首統論
孝之終始中分論孝之散殊而總結之於末文勢脈絡與
大學同固無俟於旁引曲證也而乃參之於詩書之文析
之爲閒斷之語遂使聖言潔靜精微之全體不獲見於後
世乃若傳文則其語尤多可疑如所釋至德要道嚴父配
天之類甚非聖經之本旨擬之大學十傳其醇疵疎密又
何其天淵懸隔也豈秦火之後漢儒掇拾煨燼而傳會以

成之者與久懷此疑又恐其無從考證而不免於妄言之罪也及讀中祕書偶得朱子孝經刊誤一編不覺躍然曰此足以破千古之疑而孔曾當時問答之蘊昭昭乎若發矇矣甚哉朱子之有功於聖門也然竊聞朱子於刊誤之外更欲掇取他書別爲外傳以發此經之旨而乃竟不果焉使至今讀者不能無爲山一簣之歎予近舉以質諸謝君文谷文谷卽出見田公乃翁寒塘先生所著集義示予曰此不足爲孝經外傳耶予受而讀之宏綱大要一以刊誤爲宗間出已見爲之更定大義以附於後中間注釋則取諸家傳注而折衷之亦如諸書之集注然乃知朱子之所未及爲者先生固已爲之眞可謂上繼其志而庶幾於外傳之作者矣然則朱子固有功於孔門而先生不有功